諧振・平衡・玄秘——中國對聯美學

杜若鴻*

一、璀璨的文學明珠：從桃符到對聯

對聯是中國文學的璀璨明珠。最早的對聯形式可以追溯到漢代，雖然其時在格律上，尤其是平仄方面，仍未完全發展成熟。

張貼對聯這種習俗源起是怎樣的呢？話得從「桃符」說起。據記載，東漢時家家戶戶過春節時，都會在大門上放置桃符。桃符，就是寫有「神荼」、「鬱壘」名字的桃木板，分別掛在大門口。神荼、鬱壘傳說是兩位驅瘟逐疫的神仙，可以辟邪。這個習俗，到五代十國的後蜀有所演進，後蜀主孟昶曾親自在桃木板上寫下對聯：「新年納餘慶，嘉節號長春。」這應是寫作對聯的徵兆之一，但是在民間，似還沒有形成大面積貼對聯的風俗。

普遍認為，唐宋時期，對聯寫作開始流行，形式也更多元化。在律詩中，例如杜甫律詩中的頷聯和頸聯，就常被後人奉為聯語的典範。人們開始使用對仗工整、韻律優美的詞語來組成聯句，漸漸與詩歌獨立開來。詩人抒寫各種情感，表現文學才華和人生智慧，對對成為文人雅士交際的一種普遍方式。可是，在北宋時，春節仍有懸掛桃符的情況。北宋著名的宰相王安石有一首詠寫元旦的詩：「千門萬戶曈曈日，總把新桃換舊符。」

明清時期，對聯的創作內容更加世俗化和生活化，春聯、賀聯、輓聯，各式各樣的楹聯，幾乎浸透日常生活的各個情境。

而張貼對聯何時成為民間風俗呢？據明清筆記所載，明初已頗為流行。傳說明太祖朱元璋自幼喜好對聯，做了皇帝後，有一年春節前下令，首都所在地南京，家家戶戶都要在大門兩邊貼對聯。他還親自擬了一副春聯送給開國第一功臣徐達，讓他張貼在大門上：；

破虜平蠻，功貫古今人第一；
出將入相，才兼文武世無雙。

＊ 杜若鴻，博士，香港大學中文學院。

從掛桃符發展到貼春聯，意味著人民避禍趨吉的美好願望，由期望無災無病保平安而趨向於求吉祥，求福壽，祝願生活更美好。此風俗演變對對聯張貼的普及應有推助之功。

時移世易，在現代商業社會，對聯仍是很受歡迎的。商人祈求的是生意興隆，財源廣進，如「生意如春意，財源似水源」之類的聯語，流行背後也是頗有文化意味的。在中國文化中，對聯所扮演的角色，乃一道獨特的人文風景線。

二、對聯的形式與功能

對聯是一種由兩句相對應的詞語組成的文學形式，上下兩句字數相同，韻律勻稱，對仗工整，富有詩意。

在中國傳統文化中，對聯通常用於新年、婚禮、生日和其他特殊場合，人們用它來表達祝福、慶祝和讚美。此外，對聯也常用於文人雅士之間的對答，以及文學和文化交流等方面。

對聯的形式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：

在對仗方面，上下兩句詞語要求韻律對稱，即上句朗讀時節奏和下句的節奏得相同；此外，聲調要平仄相對，使詞語在聲韻上呈現對應的關係，形成諧振的聲韻美。

在結構方面，上下兩句要求詞語結構相同或相似，如字數要相等、詞性要相對，以形成平衡的建築美。要做到對仗工整，名詞對名詞，動詞對動詞，形容詞對形容詞，數量詞對數量詞，虛詞對虛詞，是嚴格的格式。此外，詩歌節奏、情緒狀態、語調、重音等韻律特徵，是激發對聯之美的「無形之手」。詩歌韻律的融入，並通過押韻朗誦來展示，是創作者可以向讀者證明佳作的最佳途徑之一，它是對純粹語法或修辭分析方法的補充。

如下面的例子：

濃 (平) — 熾(仄)
霜 (平) — 炭(仄)

方召麐（1914–2006）對聯（熾炭/一爐/貞玉性；濃霜/千磵/老松心。韻律2/2/3；2/2/3）

千 (平) — 一(仄)
磵 (仄) — 罏(平)
老 (仄) — 貞(平)
松 (平) — 玉(仄)
心 (平) — 性(仄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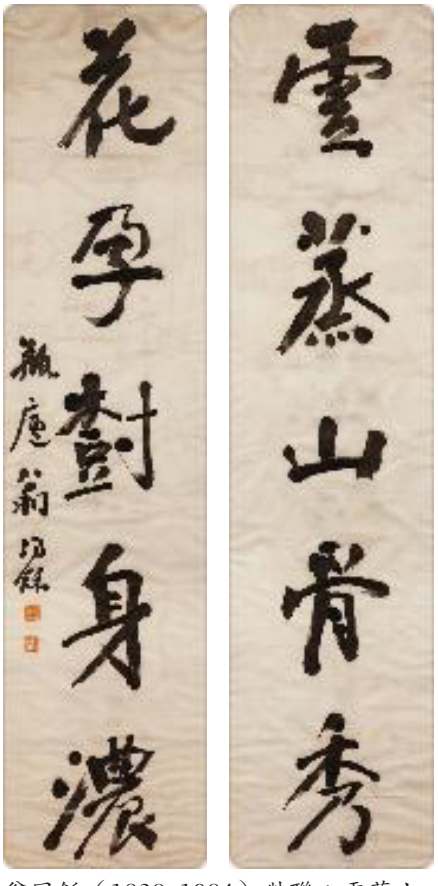
在內容意義方面：上下兩句詞語要求在意義上相近或相反，需合理通順，使詞語在意義上呈現對稱或相對關係，形成意境和諧之美。

對聯的深刻意義則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：

一、寓意：在形式美的基礎上，對聯通常還具有深遠的內容意義，可同時包含著自然、哲學、教化等方面的內涵，使詞語在思想上呈現深刻的寓意美。

二、象徵：對聯中的詞語常常是一些富代表性的文字符號，如自然風物、歷史指涉等，通過這些符號，呈現出豐富的象徵美。比如下聯：

李淨（1972– ）對聯：芝蘭君子性；松柏古人心。



翁同龢（1830–1904）對聯：雲蒸山骨秀；花孕封（樹）身濃。

三、詩意：在形式美和意義深刻的基礎上，對聯常常具有詩意，即具有詩歌

的氣韻和情趣，使詞語在形象上呈現出詩意美。

綜而言之，對聯的文學特徵體現在它的形式之美、意義深刻、寓意象徵和詩意無限等方面。

三、對稱平衡之美

由於對聯的諧振和平衡，使其體現出獨特的審美效果：

其一，形式上的對稱美。對聯在形式上要求上下兩句詞語字數相等、詞性相對，且要求韻律勻稱、對仗工整，這種對稱關係形成了一種平衡的美感。

其二，音律上的對稱美。對聯的上下兩句詞語要求韻律相同，平仄相反，上聯的末字要用仄聲，下聯的末字要用平聲。這樣的音律對稱美，可以讓人感受到陰陽和諧之美。

其三，意義上的對稱美。對聯的上下兩句詞語要求在意義上相對應。這樣的意義對稱美，可以讓人感受到其思想內容之美。

簡單來說，對聯的對稱美是通過形式、音律和意義上的對稱關係來實現的。這種平衡可以讓人欣賞到其完整性、和諧性，感受到人類對對稱美的追求。

四、寫作對聯的竅門

寫作對聯，固然內容為本，但技巧的重要性不可或缺。

首先，得選擇合適的主題。對聯通常用於表達祝福、描寫自然和思想教化，因此在寫作前，需要先選擇好合適的物象，以切入主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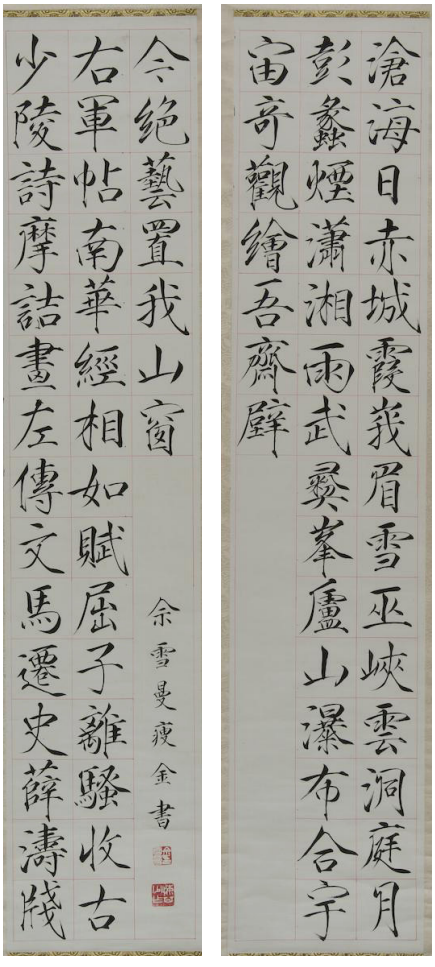
其次，得注意意義的深刻。對聯的意義深刻，常常包含自然、哲學、教育等方面的內涵，要注意呈現深刻的寓意，使具有思想深度和人文價值。

另外，注意選擇優美的詞語。在寫作時，詞語的選擇非常重要。詞語要求字字珠璣，意義對應，且要富有詩意，這樣才能使其更具藝術美感。

還要注意字數和結構。對聯的上下兩句詞語要求字數相等、詞性相近或相對，且要求結構相同或相似，這樣才能使其具有和諧感。留意對聯的上下兩句詞語要求韻律相同，對仗工整，這樣才能使詞語在聲韻上呈現對稱關係，形成聲韻美。

寫作對聯需要有一定的文學造詣和文化素養，並且需要注意詞語選擇、字數和結構、韻律和對仗、意義深刻和寓意象徵等方面的各項要求，才能寫出優美、和諧、富有藝術價值的作品。

以佘雪曼 (1908－1993)所書鄧石如(1743－1805)此聯為例，洵為聯中奇聯，其



難度之高，非一般語文工作者可為，當中融合了自然、地理、音律、文學、思想等各種內涵，呈之以瘦金體，而俱臻佳境。下引可見一斑：

> 滄海日，赤城霞，峨眉雪，巫峽雲，洞庭月，彭蠡煙，瀟湘雨，武夷峰，廬山瀑布，合宇宙奇觀，繪吾齋壁;
>
> 少陵詩，摩詰畫，左傳文，司馬遷，薛濤牋，右軍帖，南華經，相如賦，屈子離騷，收古今絕藝，置我山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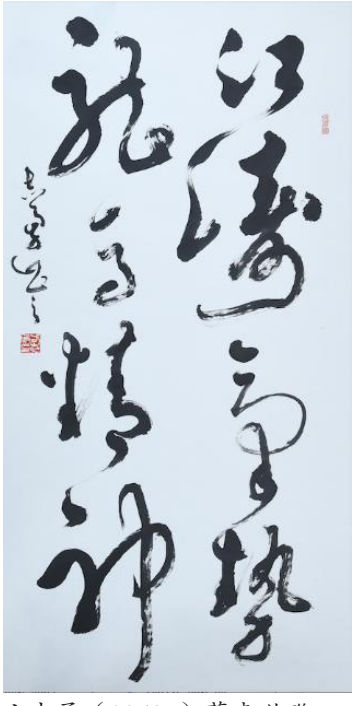
五、對聯和書法的互表

說到對聯和書法，在中國文化中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。對聯的形式美和書法的藝術美有著相通之處，都要求藝術家在形式和意義上兼顧，並通過筆墨的運用來表達情感和才華。如孫星閣所書（見右），其所呈風貌，龍飛鳳舞，自由奔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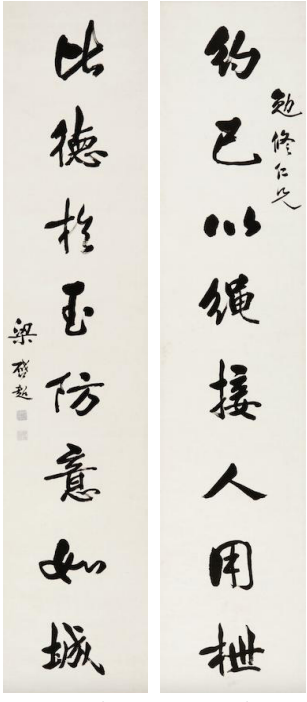
在對聯中，書法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元素。對聯中的字體要求美觀、流暢，且需要構造嚴謹、布局和諧等。因此，書風直接影響到對聯的藝術價值和觀感。

孫星閣（1897–1996）草書對聯：花放水流處；龍飛鳳舞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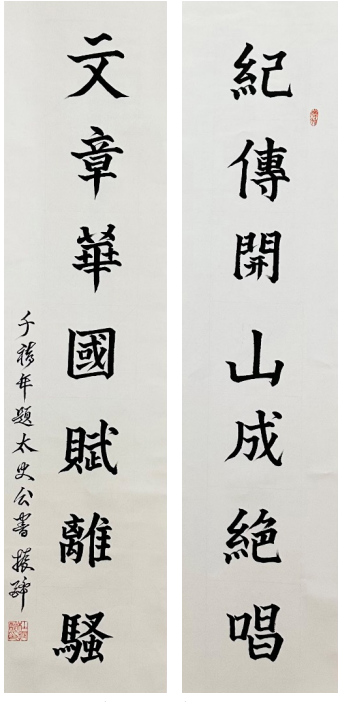
其次，書法家也常常運用對聯來展現自己的藝術造詣和才華。書法家在書寫聯句時，除了要求筆力外，還需要通過巧妙的排列和不同的書體如草書、行書、楷書等，來表現才華和創意。且細看以下各幅：



方志勇（1959–）草書對聯：江濤氣勢；龍馬精神。



梁啟超（1873–1929）行書對聯：約己以繩接人用拙；比德於玉防意如城。



杜振醉（1942–）楷書對聯：紀傳開山成絕唱；文章華國賦離騷。

對聯和書法是一種相互補充、相互促進的關係。對聯需要書法的輔助，而書法也需要對聯的呈現方式來展現自己的藝術價值。

兩者都被視為傳統文化的重要元素，在書法和對聯的交織中，使人可以體驗到深厚的審美底蘊和多彩的藝術交互表現形式。

六、玄秘之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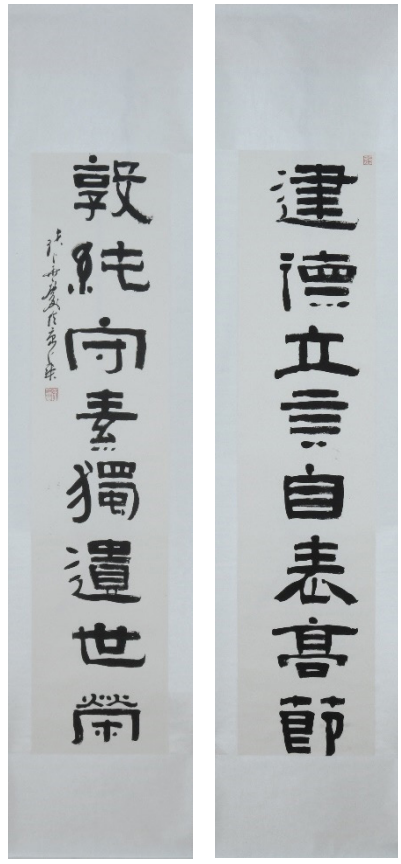
聯中的詞語常常是一些具代表性的文字符號，如自然風景、思想指向等，這些符號通過對聯的方式呈現出來，往往具有豐富的象徵意義，可以讓人們感受到文字與形象之間的神秘關聯。對聯在中國文化中，被視為一種玄妙的藝術形式，具有許多玄秘之處。

首先是寓意。對聯常常包含著深刻的寓意，這些寓意往往涉及到自然和教化

方面，啟發人們的思考，培養道德情操，使人感受其玄奧之處。至於對聯的詩意，則可以煥發人們的想象力，使人感受其玄妙高遠之思。如下面一聯：建德立言自表高節；敦純守素獨遺世榮。

其次是神韻。對聯的韻律、對仗所形成的聲韻美，被認為具有獨特的聲韻，可以啟迪人們的靈性，使人們感受到神秘的氛圍。

總括來說，對聯在形式、意義、象徵和詩意上都具有玄妙之處，可以讓人感受到中國文化中對藝術人生的追求和思考，需要通過深入的研看和體驗，才能真正理解和領悟其箇中三昧。



張華慶（1959–）對聯：建德立言自表高節；敦純守素獨遺世榮。

參考文獻

1. 王力，《詩詞格律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0年）。
2. 仇兆鰲，《杜詩詳注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9年）。
3. 吉川幸次郎，《中國詩史》（台北：明文書局，1983年）。
4. 朱光潛，《詩論》（台北：正中書局，1993年)。
5. 谷向陽，《中國楹聯學概論》（北京：昆侖出版社，2007年）。
6. 杜振醉，《思若三齋詩詞對聯集》（評注版）（廈門：廈門大學出版社，2006年）。
7. 施穎洲，《中英對照讀唐詩宋詞》（台北：九歌出版社，2006年）。

8. 馬光仲編：《中國對聯大觀》（深圳：海天出版社，2006年）。
9. 馮勝利，《漢語的韻律、詞法與句法》（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09年）。
10. 龍沐勛，《中國韻文史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1年）。
11. 顧平旦等編：《中国對聯大辭典》（北京：新華出版社，2001年）。
12. 蘅塘退士編：《唐詩三百首》（台北：五福出版社，1975年）。
13. Liu, James J. Y., *The art of Chinese poetry*. Chicago: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, 1962.
14. Lin, Shuen-fu and Stephen Owen. *The vitality of the lyric voice: Shih poetry from the late Han to the Tang*. Princeton: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, 1986.
15. Stephen Owen, *The great age of Chinese poetry:the High Tang*. New Haven [Conn.]:Yale University Press, 1981.